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新语词

XIN YUCI

陈原著

语文出版社

[http // www. ywbs. com](http://www.ywbs.com)

中国语言生活皮书

中国语言生活皮书

中国语言生活皮书

新语词

XIN YU CI

陈 斌 著

语言生活皮书系列

<http://www.yyshe.com>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新语词

XIN YUCI



新语词

陈原著

语文出版社
[http // www. ywchs. com](http://www.ywch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语词/陈原著. -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7
(百种语文小丛书)

ISBN 7-80126-606-4 / H·167

I. 新… II. 陈… III. 新词语 IV. H0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353 号

百种语文小丛书

XIN YUCI

新语词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public2.east.net.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48 1 印张 25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5,000 定价: 2.2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百种语文小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曹先擢

副主编 苏培成 高文元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	董 琨	高文元	顾士熙	侯精一
季恒铨	江蓝生	李建国	李守业	隆 林
吕宏伟	孟吉平	南保顺	宋绍年	苏培成
佟乐泉	王 宁	熊正辉	于根元	赵 曾

说 明

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普及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迫切。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可须臾缺少的基本手段,在信息时代其发挥的作用更为巨大。语言文字知识既有传统的,也有新的。语言文字知识的普及工作有待加强。我们编辑这套《百种语文小丛书》,正是想在这方面尽绵薄之力。小丛书的篇幅较小,只有几万字。我们力求少而精,以便于读者购买和阅读。

语言文字知识的内容十分广泛,你如果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分类目录,便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这套小丛书,不是对语言文字知识作全面系统的介绍,而是偏重于人们在学习、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语言文字知识。

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水平,取决于作者对相关知识了解和掌握的程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是高质量的。因此,在约稿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是,谁对某方面问题有研究,就请谁撰写某方面的书

稿。作者素有研究,自然能够驾轻就熟,保证所介绍的知识的科学性,而有的还具有知识的前沿性。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用普及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也是本丛书编纂目的之一。这只是个总的思路,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作者在写书时,要考虑整个丛书的编写原则,写什么,怎么写,从谋篇到动笔,是一个新的创作过程。本丛书是为普及语言文字知识服务的,然而书中有些内容事属专门;有的见解为作者一家之言,与社会通常的见解有的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对读者广见闻是有裨益的。小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语文工作者,其中有的是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正是由于得到了这些作者的大力支持,小丛书才能够顺利编辑出版,奉献给社会公众。

本丛书的出版,采取成熟一批出一批的方式,一时难以完全显示学科的系统性。我们打算在出版到一定数量后,再来分类配套,如语音的、语法的、词汇的、文字的,等等。敬希读者谅解。

《百种语文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二恶英”	(1)
新的语词	(3)
新语词产生的源泉	(6)
当植物人醒来的时候	(8)
当社会沉睡的时候	(9)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12)
“打的”	(13)
“超级市场”	(15)
“网”和 VCD	(17)
导入新语词的途径	(19)
旧词新义	(19)
从方言导入的新语词	(21)
造新词	(23)
外来词(借词)	(24)
压缩而成的新语词	(27)
新语词的出现是不可抗拒的	(30)
新语词丰富了我们的语汇库	(31)
新语词的“法则”	(31)
新语词不完全是流行语	(33)
新语词的创造与规范化	(34)

“二恶英”

巴尔干战火刚刚要熄灭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一个新语词“二恶英”，它震撼了全世界，也震撼了我们中国。有人念作 èr - è - yīng，有念作 èr - wù - yīng，电台或电视台的播音员读法也不全一致，因为汉字“恶”是个多音字，可以念 è（“恶人先告状”的“恶”）也可以念作 wù（“深恶痛绝”的“恶”）。

1999年6月，先是比利时一些小学生喝了某厂生产的可口可乐，发生中毒现象，接着卫生部门查出家禽例如肉类和奶类产品都含有一种剧毒化学品，某厂生产的可口可乐之所以出事，也是因为含有这种剧毒化学品。

这种剧毒品就是全世界报刊上出现的新语词“二恶英”。

初步查明，这是比利时一家饲料公司供应的饲料含有这种化合物引起的，这家公司的饲料供应的范围包括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由此这四个国家紧急下令查封今年1月16日以后生产的肉类奶类，产品一律收回销毁。接着惊动了全球，因为西欧四国的产品行销五大洲，一时人心惶惶，我国有关部门也作出紧急反应，封存产品，调整进口。

于是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二恶英袭击人类的事件。

“二恶英”，“二恶英”，好陌生的东西。这是什么怪物呀？

三个汉字怪模怪样，像有某种意思，又好像随意组合，没有什么可恶的意思。

原来它是一个进口的新语词：英语作 dioxin. 读音作 dai - ok - sin,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o -)。

这个新语词的汉字组合，暗示这个东西有点可恶的样子，其实“二”是 di 的意译，“恶英”则是 oxin 的音译。引进一个西文语词，半个从意译，半个从音译，这种造词法也是现代汉语所常用的。

去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没有收这个语词，这不足为怪，这本来是一个很专门的化学名词，虽然美国飞机在侵越战争中曾把含着二恶英的药剂飞洒在这片土地上，企图使这里寸草不生，不过那时媒体没有着重宣传，我们也就没有印象罢了。

但是去年出版的《新牛津英语字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8) 520 页却收有此字。看来这里的释义，是近年英美出版中型同类词典中比较确切详尽的一种。

据它的释义，二恶英是一种剧毒化合物，是某种工业生产过程(例如除草剂或造纸漂白)中的副产品，它严重污染环境。释义还给出了它的别名，那是一连串字母组成的，教人看了头痛的化学名词：

tetrachlorodibenzoparadioxin

它同时给出了此物的化学构造式,这里就略去不谈了。

幸好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也收有此字,中文释义为

【化】二氧(杂)岂

可惜我们从这里只能知道这是一种化学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就茫然了。如果它能注上“剧毒化合物”该多好,不过这已是过于苛刻的要求了。

一个新语词就这样突然出现——也许过不了多久,事件过去了,这个语词又重新躲回词典中它的藏身之处。

新的语词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新的语词。

新语词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事物,新的概念,新的思维,而使用原来的语汇,不能确切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时,人们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创造一些新语词,或者干脆从别的语言那里借用现成的语词。

例如八十年代以前,谁也想不到会出现“一国两制”这样的语词,因为过去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而不曾发明一国可以实行两种政

治制度的理论。

经济生活中也出现新语词，比方在改革开放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商场可以这样任由顾客自由在地挑选商品的买卖方式，当“超级市场”这样的新事物引进后，于是使用了翻译过来的新语词：超级市场。最初一个阶段，有些城市面对这新兴的事物，觉得“超级市场”为什么要叫“超级”，听起来不那么习惯，便把这新事物称为“自选市场”，似乎好懂多了。可是经过一个时期，人们还是选择了直接翻译过来的“超级市场”这个新语词，而舍弃了好像很中国化的“自选市场”。

“超级市场”也好，“自选市场”也好，都是为了称呼原先不曾有过的新事物，它们都是新语词，可是一个被淘汰了，一个却活下来了。近来人们嫌它四个音节太长，往往简称“超市”——现在“超级市场”跟“超市”这两个新语词平行地使用着。

在首都生活的人们，近年发现“埋单”“的士”（派生出“打的”），“搞掂”之类的新语词不绝于耳，这许多从南方传来的方言语词，也在流行着：这些不是科学技术术语，而是日常生活用语。

任何社会，只要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只要它还在不断地进展，就必然会经常出现新的语词。

任何一种活着的语言，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口头语）或文字（书面语），遇到原来的语词不能

表达新义的时候，必然会造出新的语词。谁也没有力量阻挡新语词的出现；谁也没有能力或权力阻止或禁压新的语词。个人固然不能，机关也不能，甚至权威机关也不能。

必须知道，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它在运行中已形成一种社会习惯，而社会习惯是根深蒂固和非常顽强的东西，约定俗成之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这一点理由。

过去人们不太注意新语词，也很少研究新语词，也许这是因为从前社会变化的速度比较慢，科技发展也不那么快，所以新语词的出现不那么频繁，更不那么显眼。

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所谓信息爆炸，是极言其多，极言其快。在西方世界，人们常说知识更新的周期大约只有五年左右，这就是说，仅仅过了五年，很多知识就老化了，如果不进行知识更新就会落后了。而在过去的世纪，几十年几百年才更新一次。

用语言学家的行话说：社会语境变化得很快。既然社会上天天出现新事物，新概念，没有新的语词，就不能准确表达这些新出现的东西。所以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时刻注视着新语词的出现，把它们收集起来，分类排比，加以分析，提出规劝性的意见——说，这个新语词很好，

那个不怎样好,另外某一个不太符合语言习惯——让学习语言文字的人,教人学习语言文字的人,以写作为业的人(例如记者,作家,文书,编辑等等)加以注意。当然,如上面说过的,这只是规劝,不是命令,而且谁也不能下有效的命令。

新语词产生的源泉

产生新语词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一个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也许社会生活的变化不那么显眼,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的新事物,创造的新概念,却是容易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比方说,九十年代成功地发展了国际互联网,就不能不产生一连串的新语词:

互联网,内联网,外联网,因特网,
还派生出

网民,网虫,网址,网页,主页,黑客,
接着产生的网上行为,例如

网上书店,电子邮件(e-mail,戏称伊妹儿),

还有因发展网络而天天叨念着的计算机部件或有关新语词,如

硬件,软件,光盘,光驱(光盘驱动器),

鼠标,芯片,多媒体

以及一个十分拗口的新语词

调制解调器。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这许许多多新语词,连小学生也能脱口而出了。

至于产生新语词的另外一个源泉就是社会生活。这里包容的范围极为广阔,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生产,生活,无所不有。由此产生的新语词,比比皆是,不过有时察觉不到它们是新的罢了。从这个源泉流出来的新语词,人们天天不断地使用着,不过感觉与前一个源泉不同,仿佛这些语词自古已经存在,不觉得它们是什么创新,其实却是刚刚创造出来或从别处“拿来”的新语词。比如说“国有企业”,“下岗”,看上去好像“国营企业”和“上岗”一样,一点也不刺激,好像没有什么新意,心里就不把它当作新语词了。

再举一个例。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蛮横无理地对一个主权国家南联盟狂轰滥炸,其间竟然轰炸我驻南使馆。美国北约使用了新的战斗武器:

隐形飞机 石墨炸弹 集束炸弹

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新语词。连“北约”一词曾经是新语词,不过现在已经不新了。

由此可见,只要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天不停止,只要社会生活的发展一天不停止,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就会出现;只要这个社会的群体使用的语言有着

强大的生命力,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的新语词就一定会不断涌现。

当植物人醒来的时候

听说有植物人沉睡了好多年,忽然有朝一日醒过来了的病例。

假如真有那么一个植物人,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无知无觉地度过二三十年。到九十年代初,他醒过来了。他会说话了,当然他已经恢复知觉,能够思想了,他甚至康复到一个正常人的水平。

这个人此时一定很痛苦,因为他跟别人对话时,听不懂别人的许多话语;他自己呢,当然满口都是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所惯用的语词。他觉得别人说的都是他所不能确切知道语义的新语词,似懂非懂,实际上是不懂。这些新语词出现的时候,他这个人正在沉睡中,他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个新语词产生时的语境,他不可能知道这些个新语词的真正涵义。他确实痛苦极了。

这自然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虚幻的故事。沉睡了二三十年的植物人,可能不会再醒过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亲身经历过类似的情景。

1978年,我住在医院里,碰巧被“四人帮”陷害的所谓“三家村”一分子的廖沫沙,也被安排到这个

医院治病。他在监狱和流放地渡过十多年岁月。他被剥夺了与世接触的权利。我们是老相识了，有一天他忽然悄悄地问我：“什么叫做深挖五一六？”他既不知“五一六”为何物，也不知这个东西为何要“深挖”。真有点像陶渊明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样子。——说也可笑，“五一六”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虚构的，是“四人帮”捏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秘密反革命组织，其实是借此发动乱整革命人民的政治运动。廖沫沙被隔离多年，他自然免受“深挖”之苦，当然他就不明白这两个语词的语义；这两个语词对他来说，是新语词，而在别人则已经不是新的语词了。

当社会沉睡的时候

社会跟个人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样的。

当一个社会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根本或很少跟外间世界接触，它自然不能理解外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外间世界时刻在变动着，出现了许许多多新事物和新概念，这些对那个封闭的社会完全是陌生的，这个社会陷入一种类似沉睡的状态。其时，这个封闭社会的成员一旦接触到外间世界，他们当然不能了解，更不能理解所看到所听到的一切。

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的社会，自身的发展也一定是很慢很慢的，这就是我们的成语里说的“固